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困學紀聞卷十五 十六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三百二十六 子部

困學紀聞卷十五

宋 王應麟 撰

考史

子曰天下可運於掌又曰以齊王由反手也豈儒者空言哉自唐肅宗之後紀綱不立叛兵逐帥叛將脅君習以為常極于五季君如逆旅民墜塗炭我藝祖受天明命澡宇宙而新之一階一級全歸伏事之儀發於聖訓著於令甲於是上下之分定朝廷之體

尊數百年陵犯之習片言而革至若餓狼餒虎肉視吾民而咀啖之藝祖用儒臣為郡守以收節度之權選文臣為縣令以去鎮將之貪一詔令之下而四海之内改視易聽運掌反手之言於是驗矣

高宗之詔曰廷尉天下之平也高柔不以明帝喜怒而毀法游肇不以宣武勑命而曲筆況可覬望臣庶而容心者乎曹劌謂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為忠之屬也可以一戰不其然乎布告中外為吾士師者

各務仁平濟以哀矜天高聽卑福善禍淫莫遂爾情罰及爾身置此座右永以為訓大哉王言幾於典誥矣

崔伯易感山賦以皇祐之版書較景德之圖録雖增田三十四萬餘頃反減賦七十一萬餘斛會計有録非以增賦也陳君舉奏疏云自建隆至景德四十五年南征北伐未嘗無事而金銀錢帛糧草雜物七千一百四十八萬計在州郡不會藏富於州縣所以培護

本根也若璩按亡友顧景范以通鑑地理通釋載感山賦來問崔何時人余取宋史崔公度傳以覆曰伯易其字也高郵人歐陽修得其所作感山賦示韓琦琦上之英宗即宣付史館賦全載宋文鑑卷之六以伯易為其名感山賦原名太行山賦以太行近時忌故改曲轅先生作見孫公談圃　有天下者上之藏富於民次則藏富於州縣至藏富於國斯下矣宋祖宗時可謂得中策

眞文忠公言本朝治體曰立國不以力勝仁理財不以利傷義御民不以權易信用人不以才勝德恩結乎人心富藏乎天下君民相孚而猜忌不作材智不足而忠信有餘

袁機仲若璩按機仲名樞建安人即作通鑑紀事本末者言於孝宗曰威權在下則主勢弱故大臣逐臺諫以蔽人主之聰明威權在上則主勢強故大臣結臺諫以遏天下之公議機仲之言未盡也臺諫為宰相私人權在下則助其搏噬以張其威權在上則共為蔽蒙以掩其姦劉時可應起謂臺諫之議論廟堂之風旨頗或參同夾袋之欲汰白簡之所收率多暗合此猶婉而言之也開慶按理宗在位三十五年已未改元初邊事孔棘御史有疏云虜雖強

而必亡之勢已見咸淳按度宗初即位乙丑改元初召洪君疇按君疇名天錫晉江人以侍御史召在道為監察御史張桂劾罷後官端明殿學士謚文毅長臺端御史自造謗詩以尼其來罔上誣善至此豈但參同暗合而已哉是以天子之耳目勿用憸人其惟端士漢高帝三章之約我藝祖陳橋之誓所謂若時雨降民大悦者也

周益公云續通鑑長編多采近世士大夫所著如曾子宣日記之偏王定國甲申録之妄咸有取焉然李微

之舊聞證誤執政不坐奏事以王定國聞見録為證與王沂公筆録不同修長編時未見定國書故專用筆録然則長編所采摭猶有遺也 若璩按李仁父長編用力四十年而成明正嘉間人猶見全書天啓中錢遵王只于内閣鈔卷初五大本絳雲樓災遽歸天上近四十年前無錫顧孝廉始從嘉興高氏購得之凡三易主而歸傳是樓余假館樓下且讀且鈔窮日夜不少休然止及治平餘仍放失有勸主人宜集衆以續此編者余亟搖手以戒主人笑以為知言云 李燾傳乾道四年上續通鑑長編自建隆至治平凡一百八卷今卷數正合

晁景迂謂今賦役幾十倍於漢林勲謂租增唐七倍又

加夏税錢通計無慮十倍李微之謂布縷之征三穀粟之征三力役之征四蓋用其十矣

止齋謂本朝名節自范文正公議論文章自歐陽子道學自周子三君子皆萃於東南殆有天意若璩按王元美論從祀欲進仲淹而黜修蓋原知其以濮議祀非以功同昌黎

兩朝國史非寇準而是丁謂託之神宗聖訓蓋蒲宗孟之筆也王允謂不可令佞臣執筆諒哉

紹興若璩按高宗在位五年辛亥改元重修哲宗實録獨元祐八年事

皆無存者至參取玉牒日歷諸書以足之僅得成書

中興後事紹興八年至二十五年最為疎畧鶴山謂

小人為不善於傳世詒後之書必遏絶之自唐許李

至近世莫不然

李常寧曰天下至大宗社至重百年成之而不足一日

壊之而有餘元祐中對策　劉行簡曰天下之治衆君子成

之而不足一小人敗之而有餘紹興中奏疏　皆至論也

太祖在位十七年四行郊禮太宗二十有三年五講郊

禮眞宗東封西祀率三年一行仁宗後三歲一郊為定制

元城語録藝祖造熏籠事周益公謂誤以元豐後官制為藝祖時官制

呂正獻公書坐右曰不善加已直為受之本後漢張霸戒子之語呂居仁雜録曰少年毋輕議人毋輕説事本魏李秉家誡

呂氏童蒙訓云前輩有編類國朝名臣行狀墓誌取其

行事之善者别録出之以自警戒亦樂取諸人以為善之義朱文公亦云籍溪胡先生教諸生於功課餘暇以片紙書古人懿行或詩文銘贊之有補於人者粘置壁間俾往來誦之咸令精熟此二事可以為法

周元公生于道州二程子生于明道元二間天所以續斯道之緒也

元祐之黨劉元城謂止七十八人後來附益者非也慶元若璩按寧宗初即位乙卯改元之黨黄勉齋謂本非黨者甚多羣

小欲擠之借此以為名耳

歐陽公為周君墓表云篤行君子孝於其親友於其兄弟而集缺其名與字周益公考之舂陵志乃周堯卿字子俞東都事略有傳其行事與墓表合而字子餘未知事畧據何書而立傳也荆公為征君墓表云淮之南有善士三人杜嬰徐仲堅而征君之名字集亦缺焉三人皆居真之揚子當求郡志而補之二表皆載於文

宗廟樂有舞建隆初竇儼定太廟四舞僖祖曰大善順祖曰大寧翼祖曰大順宣祖曰大慶列聖皆以大為名中興後自僖祖基命至欽宗端慶以原廟殿名為舞名禮官之失也

長編宣和五年求石晉故疆不思營平灤三州乃劉仁恭遺虜虜不肯割按五代史劉仁恭無割地遺虜之事四夷附録云契丹當莊宗明宗時攻陷營平二州

唐無灤州武經總要石晉割賂燕薊易定帥王都驅其民入契丹因以烏灤河為名以居之按賈耽説西

北渡灤河至盧龍鎮唐賈循傳張守珪北伐次灤河薛訥傳師至灤河

仁宗時制科十五人天聖何泳富弼景祐蘇紳吴育張方平田況慶歷錢明逸彦遠皇祐吴奎嘉祐夏噩陳舜俞錢藻蘇軾轍王介東坡詩先帝親收十五人注者多誤若璩按仁宗本紀書策制舉人見天聖八年景祐元年寶元元年慶歷二年六年皇祐元年五年嘉祐二年四年六年與此亦不甚合惟玉海科舉所載合又云父子則錢易明逸彦遠兄弟則二蘇二錢再舉制科則張方平仁皇親擢十五人蓋錢易在前故

乾道若璩按孝宗在位三年乙酉改元元年郊赦文云前事俱捐弗念

乎薄物細故烝民咸乂靡分乎爾界此疆洪文惠所草也朱文公與陳正獻書曰卑辭厚禮乞憐於仇讎之戎狄幸而得之肆然以令於天下曰凡前日之薄物細故吾旣捐之矣孰有大于祖宗陵廟之讎者而忍以薄物細故捐之哉

孝皇獨運萬幾頗以近習察大臣中庸或問敬大臣之說大事記大臣從臣之說皆以寓箴諷之意文鑑所取如徐鼎臣君臣論文潞公鼂錯論蘇明允任相論

秦少游石慶論之類皆諫書也

眞文忠公奏疏曰乾道淳熙間有位于朝者以饋遺及門為恥受任于外者以苞苴入都為羞然朱文公封事言浙中風俗之獘甚者以金珠為脯醢以契劵為詩文則此習猶未革也

高宗廟號未定有議為光宗寧宗者見周益公思陵録其後兩朝用之高宗陵名嘗擬永阜其後孝宗用之

淳熙皇太子參決庶務手詔洪景盧所草也禮部太常

官堂白手詔用貞觀天禧事皆非所宜

胡文定言崇寧以來奄寺用王承宗故事而建節旄宗字誤當云承休五代史蜀王衍以宦者王承休為天雄軍節度使致堂原亂賦建承宗之旄纛亦誤

李微之問勉齋云南軒賜章服兩為胡忠簡繳還而不聞引避東萊除職既遭陳叔進行詞醜詆乃復受之而不辭皆所未曉勉齋荅云先輩非後學所敢輕議然辭受合尚嚴今當嚴者反寬是以不免為具眼者

勘破學者所當戒也

微之又云東萊之學甚正而優柔細密之中似有和光同塵之弊象山之學雖偏而猛厲粗畧之外却無枉尺直尋之意

演蕃露明道二年奉安莊獻神御於慈孝寺彰德殿則莊獻不入景靈按景靈宮建于祥符五年以奉聖祖其為原廟自元豐五年始前此帝后館御寓佛老之祠者多矣非止莊獻也

攻媿跋曹子方書以為祐陵時上書論時事靖康至樞筦愚謂有兩曹輔其一字子方與蘇黄游若論事為樞筦者字載德龜山為銘合為一人非也又淮海樓記考國史傳秦少游調定海主簿而文集無一語及之愚謂少游為蔡州教授時選人七階未改主簿乃初階非歴此官也

律疏與刑統不同疏依律生文刑統參用後敕雖引疏義頗有增損天聖中孫奭校定律文及疏為音義

江休復雜志駕頭初即阼所坐王原叔曰此坐傳四世矣按國史輿服志駕頭七寶牀也覆以緋羅繡帕内臣馬上捧之嘉祐六年幸睦親宅内侍墮馬駕頭壊遂以閤門祇候内侍各二員挾駕頭左右次扇筤又以皇城親從兵二十人從其後

景祐二年郊赦梁適上疏論朱全忠唐之賊臣今録其後不可以為勸仁皇是其言記姓名禁中石介亦論赦書不當求朱梁劉漢後遂罷不召其言一也而黜陟異焉豈遇不遇有命乎

乾道中張說王之奇簽書樞密院事辭免降詔直學士院周必大奏唐元和間白居易在翰林奉宣草嚴綬江陵節度使孟元陽右羽林統軍制皆奏請裁量未敢便撰元祐中師臣避免拜之禮執政辭遷秩之命蘇軾當撰荅詔言其不可卒如所請今除用執政非節度統軍免拜遷秩比二人辭免不允詔書臣未敢具草紹熙若璩按光宗初即位庚戌改元中譙熙載自遂郡觀察使除正任辭免降詔倪思封還詞頭亦引蘇軾論不當

撰辭免不允詔者凡三嘉定中師巽知臨安府辭免

蔡幼學當草詔奏曰不允必有褒語臣無詞以草淳

祐按理宗在位十七年辛丑改元中別之傑參知政事尤煩不草荅

詔此禁林繳奏故事也唐末韋貽範起復命韓偓草

制偓曰腕可斷麻不可草上疏論之明日百官至而

麻不出此非盛世事故前輩不以為故實

蔣希魯居姑蘇延盧仲甫東後圃希魯曰亭沼麤適恨

林木未就仲甫曰亭沼譬爵位時來則有之林木譬

名節非素修弗成

歐陽公辨尹師魯誌曰若作古文自師魯始則前有穆修鄭條輩及有先達甚多不敢斷自師魯始也條之名不著館閣書目有鄭條集一卷條蜀人自號金斗先生名其文金斗集

祁寬問和靜尹先生曰伊川謂歐陽永叔如何先生曰前輩不言人短每見人論前輩則曰汝輩且取它長處呂成公與朱文公書曰孟子論孟施舍北宮黝曰

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所以委曲如此者以其似曾子子夏而已若是正言聖門先達其敢輕剖判乎文公荅曰和靜之言當表而出之

劉應起時可淳祐初為太學博士言定大計曰謀之而臧則文子文孫宜君宜王謀之不臧則生天王家以為大慼此人所難言也

建炎（若璩按高宗初即位丁未改元）李綱去而潛善伯彥相紹興趙鼎張浚去而檜相檜死其黨迭為相隆興（按孝宗初即位癸未改元）

至淳熙萬幾獨運而大臣充位慶元後政在侂胄嘉定後政在彌遠端平按理宗在位十年甲午改元訖景定更一相則曰更化然姦臣弄權之日常多陽淑消而陰慝長危亡之證所由來漸矣陰凝冰堅極於似道邵子謂禍在夕陽亭一語遂與西晉同轍哀哉

蘇紳梁適謂之草頭木脚其害在士大夫薛極胡榘謂之草頭古天下苦其害在民

朝野雜記載開禧若璩按寧宗在位十一年乙丑改元貪濁之事詳矣繼

其後者又甚焉當時謂侍從之臣無論思有獻納他可知矣以陰召陰極於天下無邦

仁宗閲審刑奏案有次公而梁適對以黄霸蓋寛饒字高宗閲刑部奏案有生人婦而湯思退對以見魏志杜畿傳皆簡上知至輔相然以記問取人則許敬宗賢於竇德玄矣

四瀆濟水獨絶朱全忠簒唐降昭宣帝為濟陰王嘉定末濟王之封豈權臣亦取濟水之絶乎又蕭衍簒齊

降和帝為巴陵王而濟王亦降封巴陵公非令典也為大臣者不知則不學知之則何以示後若璩按宗室鎮王竑傳德祐元年試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王應麟請吏封大國表墓錫謚議者謂迎善氣銷惡運莫先於此陞封鎮王謚昭肅以田萬畝賜其家遣應麟致祭

紹興建儲欲更名暐周益公謂與唐昭宗同若璩按孝宗本紀漏音字蓋唐昭宗名曄而亟改之景定建儲更名乃與蜀漢後主太子同咸淳末命嗣君之名又與唐中宗同而當時無言者

范正獻公曰後世人君觀史而宰相監修欲其直筆不亦難乎其論正矣然自唐姦臣為時政記而史益誣近世尤甚余嘗觀寶慶日歷欺誣之言所謂以一手揜天下之目所恃人心公議不泯耳

葛文康勝仲與王黼書曰天下無事則宰相安宰相生事則天下危

胡文定公自登第逮休致凡四十年實歷不登六載朱文公五十年間歷事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

者四十日道義重而爵位輕所以立言不朽

邵公濟築室犍為之西山告家廟文曰少時得大父平生之言于汝潁大夫士曰世行亂蜀安可避居焉大父學通天人足以前知矣宣和國亂先人載家使蜀免焉大父康節先人伯溫也

梁世榮録南軒語云溫公作相夫人聞其終夜長吁問之曰某所奏盜賊某所又奏其事吾為宰相使天下如此所以長吁也按溫公集張夫人終於元豐五年

此紀録之誤也

乾道壬辰黄定對策謂以大有為之時為改過之日月又云雖有無我之量而累於自喜雖有知人之明而累於自恃又云欲比迹太宗而操其所不用之術顧眄周行類不適用則曰腐儒曰好名曰是黨耳於是始有棄文尚武親内疎外之心何不因羣情之所共違而察一已之獨嚮其言皆剴切孝皇擢之第一有以見容直之盛德而秉史筆者未之紀焉

徐景説霖以書義冠南宮上書言時宰姦深之狀曰不與天下之公議爭而與陛下之明德為仇每潛沮其發見之端周防其增益之漸使陛下之明德不得滋長廣充以窺見其姦而或覺之也其先也奪陛下之心其次奪士大夫之心而其甚也奪豪傑之心景説由是著直聲

唐及國初策題甚簡蓋舉子寫題於試卷故也慶歷後不復寫題寖失之繁今有數千言者問乎其不足疑

若璩按蔣之奇傳英宗時舉賢良方正及對策失書問目報罷則謂慶歷後云云者恐誤

嘉祐制策曰治當先内或曰何以為京師此晉謝安之言也命秩之差虚實之相養此唐陸贄之言也二若璩按二當作大蘇公之對不能無所遺若璩按東坡止對不可撓獄市為曹參不及謝安止對錢貨輕重之相權為召穆公不及陸贄故曰有遺且此乃景王時單穆公非厲王時召穆公虎也尤誤

龜山誌游執中曰嘗以書驗之妻子以觀其行之篤與否也夜考之夢寐以卜其志之定與未也

紹興隆興主和者皆小人開禧主戰者皆小人若璩按時辛棄疾亦主戰余謂此即西涯樂府云議和生議戰死生國讐死國恥兩太師竟誰是滿長評都無一是者也

呂文靖為相非無一疵可議子為名相而揚其父之美史直翁為相非無一善可稱子為權臣而掩其父之美易曰有子考无咎

嘉定癸未禮闈策士云發德音下明制寧皇若璩按皇當作宗遺詔下謂之遺誥蓋避時宰家諱也蔣良貴籤判安吉州時水災後修城郡守趙希觀屬良貴作記用浩

浩字希觀欲改良貴不可曰以宗室而避宰相父名此非藝祖皇帝所望於金枝玉葉也聞者壯之

胡文定父子奏疏以春秋之義扶世道正人心可以立懦夫之志此義不明人欲横流始也不知邪正終也不知順逆

唐内殿無逸圖代以山水開元天寶治亂所以分也仁宗寶元初圖農家耕織於延春閣哲宗元符間亦更以山水勤怠判焉徽宗宣取秘書省圖畫進覽陳師

錫奏曰六經載道諸子談理歷代史籍祖宗圖書天人之蘊性命之妙治亂安危之機善惡邪正之迹在焉以此為圖天地在心流出萬物以此為畫日月在目光宅四海觀心於此則天地沖氣生焉注目於此則日月祥光麗焉心以道觀則正目以德視則明噫使徽宗能寘其言於坐右則必能監成敗別淑慝矣以規為瑱聽之藐藐而畫學設焉黍離麥秀之風景其可畫乎

紹興間李誼言漢循吏傳六人而五人出于宣帝酷吏傳十二人而八人出于武帝唐循吏傳十五人而出于武德正觀之時者半酷吏傳十二人而出于武后之時者亦半吏治視上之趨嚮若璩按舊唐書良吏上下四十一人酷吏上下十八人

富文忠公使虜還遷翰林學士樞密副使皆力辭願思夷狄輕侮之恥坐薪嘗膽不忘修政嘉定初講解使還中書議表賀又有以和戎為二府功欲差次遷秩

倪文節公思曰澶淵之役捷而班師天子下詔罪己中書樞密待罪今屈已盟戎奈何君相反以為慶乃止

延平先生論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厲廉恥為先

王時雍徐秉哲等為賣國牙郎而不忍以宋宗族交與虜人者開封捉事使臣竇鑒也李鄴以越守降虜而袖石擊虜偽守者親事官唐琦也

朱文公謂蔡季通曰身勞而心安者為之利少而義多者為之出荀子修身篇李誠之嘗語眞希元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此吾輩八字箴

元祐中李常寧對策曰天下至大宗社至重百年成之不足一日壞之有餘擢為第一景定中有擢倫魁者其破題云運一心之乾開三才之泰可以觀世道之消長矣

先儒論本朝治體云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

而斡畧未優若璩按出呂祖謙傳所謂視前代有未備者然考之史策宋與契丹八十一戰其一勝者張齊賢太原之役也非儒乎一韓一范使西賊骨寒膽破者儒也宗汝霖李伯紀不見沮於耿汪黄三姦則中原可復讎恥可雪采石卻敵乃眇然幅巾緩帶一叅贊之功儒豈無益於國哉搢紳不知兵介冑不知義而天下之禍變極矣

元祐諸賢不和是以為紹聖小人所乘元符建中韓曾

不和是以為崇寧小人所陷紹興趙張不和是以為秦氏所擠古之建官曰三公公則無私矣曰三孤孤則無朋矣無私無朋所以和也

蔡京之惡極矣曾布張商英是以竊君子之名

止齋曰國初以科舉誘致偏方之士而聚之中都由是家不尚譜牒身不重鄉貫

史揚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孚號有厲以危小人之復元祐諸賢似未知其危乃光之義

胡文定公曰宰相時來則為不可擅為已有余謂宰相非久居之地也仁以為已任死而後已元祐司馬公是也誇者死權紹興之秦紹定若璩按理宗在位之四年戊子改元史是也

陳恕定茶法以中等為可行張方平論鹽法以再榷為不可若璩按陳恕傳將立茶法召茶商數十人俾各條利害恕閱之第為三等曰吾覩下等固滅裂無取上等取利太深此可行於商賈不可行於朝廷惟中等公私皆濟吾裁損之可以經久於是始為三法行之貨財流通張方平傳初王拱辰議榷河北鹽方平見曰河北再榷鹽何也帝曰始立法耳方平曰

昔周世宗以鹽課均之税中令兩税鹽錢是也豈非再榷乎帝驚悟方平請直降手詔罷之

王仲山以撫州降仲嶷以袁州降禹玉之子也綦叔厚行責詞云昔唐天寶之亂河北列郡並陷獨常山平原能為國守者蓋杲卿眞卿二顔在焉爾等頃以家聲屢塵仕版未聞虧失浸預使令為郡江西惟兄及弟力誠不支死猶有説臨川先降宜春繼屈曾微之政若循一途雖爾無恥不媿當時之公議顧亦何施面目見爾先人於地下哉秦檜仲山之壻

虞公以玉失國楚子常以佩喪邦近歲若璩按為理宗景定四年癸亥襄陽之事亦起於榷場之玉帶若璩按唐書王佖為武靈節度使吐蕃欲成烏蘭橋以過師知佖貪先厚遺之然後幷役成橋仍築月城以守與襄陽事絕類淳祐甲辰宰相起復太學諸生黄愷伯等上書曰彌遠奔喪而後起復嵩之起復而後奔喪徐仁伯元杰兼說書對經幄其言當帝心臺諫劉晉之王瓚胡清獻龔基先聯章論仁伯上震怒夜出御筆逐四人遂寢起復之命而相范杜明年仁伯卒人以為毒也然其

事竟不明白庸齋趙茂實誌之徐景説銘之
自荊舒之學行為之徒者請禁讀史書其後經筵不讀
國風而湯誓泰誓亦不進講人君不知危亡之事其
效可覩矣
小人之毀君子亦多術矣唐左拾遺侯昌業上疏極言
時病而田令孜之黨偽作諫疏有明祈五道暗祝冥
官於殿内立揭諦道場本朝鄒浩諫立劉后而章厚
之黨偽作諫疏有取他人之子之語其誣善醜正不

誅而同然不可泯者千萬世之清議也

鄧志宏肅若璩按肅沙縣人在欽宗時官左正言謂崇寧以來蔡京羣天下學者納之黌舍校其文藝等為三品飲食之給因而有差旌别人才止付於魚肉銖兩間學者不以為羞且逐逐然貪之部使者以學宮成壞為州縣殿最學校之興雖自崇寧而學校之廢政由崇寧蓋設教之意專以禄養為輕重則率教之士豈復顧義哉崇寧學校之事槩見於此昔之所謂率教者猶若此今之所謂率教者又可見矣

大觀八行因周禮之六行附以六德之忠和姦臣不學如此

眞文忠公自箴曰學未若臨卭之邃量未若南海之寛制行劣於莆田之懿居貧媿於義烏之安臨卭魏鶴山了翁南海崔菊坡與之莆田陳宓義烏徐僑

上蔡先生初造程子程子以客肅之辭曰為求師而來願執弟子禮程子受之館于門側上漏旁穿天大風雪宵無燭晝無炭市飯不得溫程子弗問謝處安焉

如是踰月豁然有省然後程子與之語

呂子約曰讀明道行狀可以觀聖賢氣象

譙天授定之學得於蜀曩氏夷族袁道潔溉之學得於富順監賣香薛翁故曰學無常師若璩按宋史曩氏上有郭字世家南平非夷族溉作滋閩人香作醬遇於眉邛間二程子所見則成都治篾箍桶叟郭曩氏及篾叟醬翁皆蜀之隱君子也故伊川曰易學在蜀

困學紀聞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三百二十七 子部

困學紀聞卷十六

宋 王應麟 撰

考史

漢河渠考

美哉禹功萬世永賴云何漢世河決為害葢自戰國壅川壑鄰決通隄防重以暴秦水失其行故瀆遂改碣石九河皆淪於海微禹其魚遺黎之思披圖案諜用綴軼遺

若璩按齊桓公時九河既同為一桓卒於襄王九年戊寅至定王五年己未四十二年而周譜云定王五

年河徙水經注周定王五年河徙故瀆蓋下流既壅水行不快上流乃決理所宜然河之患始此恐不待戰國也

孝文十二年河決酸棗東潰金隄

陳留郡酸棗縣今屬開封府秦拔魏置縣地多酸棗因以為名金隄河隄在東郡白馬界括地志一名千里隄在滑州白馬縣東五里郡縣志在酸棗縣南二十三里輿地廣記酸棗縣有金隄漢文時河決金隄即此王尊為東郡太守請以身填金隄

程子曰漢火德多水災唐土德少河患若璩按宋敏求曰唐河朔

地天寶後久屬藩臣縱有河事不聞朝廷故一部唐書僅載者薛平為鄭滑節度使河決瓠子一事耳余謂仍有一事蕭倣傳為義成軍節度使滑州瀕河累歲水壞西北防倣徙其流遠去樹堤自固人得以安

孝武元光三年河水徙從頓丘東南流入勃海復決濮陽瓠子注鉅野通淮泗鄃居河北鄃音輸後漢注音俞若璩按文當於東南二字截住作句下流入勃海另讀勃海今天津衛漢地理志所謂至章武入海是也

東郡頓丘縣今澶州開德府濮陽清豐兩縣漢勃海郡在勃海之濱今滄棣霸濱諸州之地

水經注禹貢曰夾右碣石入于河山海經碣石之山繩水出焉東流注於河河之入海舊在

碣石令川流所導非禹瀆也周定王五年河徙故瀆班固曰商竭周移瓠子今開德府濮陽縣西有瓠子口瓠子河名也濟州鉅野縣東北有大野澤即鉅野也禹貢大野既豬清河郡鄃縣通典鄃故城在德州平原縣西南大名府夏津縣本鄃縣程氏曰周時河徙砱礫至漢又改向頓丘東南流　若璩按程大昌禹貢論本是周定王時河徙故瀆非砱礫字面砱礫者蔡氏所竄繆妄至矣詳辨見胡朏明禹貢錐指余實助之

元封二年自泰山還至瓠子自臨塞決河築宣防宮

水經瓠子河出東郡濮陽縣北河注縣北十里為瓠河口亦謂瓠子堰宣房堰括地志故龍淵宮俗名瓠子宮亦名宣房宮在濮陽縣北十里決河在鄄城以南濮陽以北廣百步深五丈通典秦始皇二十二年攻魏決河灌其都決處遂大不可復補漢王横云九域志濮州雷澤縣有瓠子河澶州濮陽縣有瓠子口萬里沙在萊州掖縣濟州東阿縣有魚山一名吾山瓠子歌曰吾山平鉅野溢東阿今屬鄆州

導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

河渠書禹乃廝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

至于大陸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勃海孟康曰二渠其一出貝丘西南南折者也其一則漯川也臣瓚曰河入海乃在碣石元光三年更注勃海禹時不注也貝丘貝州清陽縣熙寧四年省入清河縣漯水出東郡東武陽省入大名府莘縣澶州朝城縣至千乘清州千乘縣入海降水故瀆在冀州南宮縣東南六里大事記周威烈王十三年晉河岸傾壅龍門至于底柱春秋後河患見史傳始於此若璩按春秋成公五年夏梁山崩公羊傳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穀梁傳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又先於威烈王十三年

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為屯氏河

地理志魏郡館陶縣河水別出為屯氏河東北至章武入海 館陶今屬大名府通典魏州貴鄉縣有屯氏河大河故瀆俗曰王莽河章武縣滄州魯城縣周省入清池縣九域志大名府館陶縣夏津縣有屯氏河南樂縣有大河故瀆

元帝永光五年河決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絶

清河之靈縣鳴犢河口地理志清河郡靈縣河水別出為鳴犢河東北至蓨入屯氏河 靈縣隋省入博州博平縣蓨音條縣屬德州後屬冀州

成帝建始四年河決東郡金隄河隄成以五年為河平元年三年河復決平原流入濟南千乘

平原德棣州濟南齊淄州千乘故城在淄州高苑縣北

鴻嘉四年勃海清河信都河水溢李尋等言議者常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今因其自決可且勿塞以觀水勢

信都冀州信都縣禹導河北過洚水即此亦曰枯洚渠西南自南宮縣界入禹貢九

河既道爾雅一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馬頰四曰覆鬴五曰胡蘇六曰簡絜七曰鉤盤八曰鬲津其一河之經流先儒不知河之經流遂分簡絜為二徒駭寰宇記在滄州清池許商云在成平馬頰郡縣志在德州安德寰宇記在棣州滴河北輿地記即篤馬河也覆鬴通典在德州安德胡蘇寰宇記在滄州饒安臨津無棣三縣許商云在東光簡絜輿地記在臨津鉤盤通典寰宇記在滄州樂陵東南從德州平昌來輿地記在樂陵鬲津寰宇記在樂陵東西北流入饒安通典在饒安許商云在鬲縣輿地記在無棣太史不知所在漢世近古止得其三唐人遂得其六歐陽忞輿地記又得其一或新河載

以舊名或一地互為兩說皆似是而非無所依據鄭氏以為齊桓塞其八流以自廣夫曲防齊之所禁塞河非桓公所為也程氏以為九河之地已淪於海謂今滄州之地北與平州接境相去五百餘里禹之九河當在其地酈道元亦謂九河碣石苞淪於海篤馬河在平原縣今德州樂史以為馬頰誤矣若璩按九河淪於海乃王莽時王横一家之言未詳考驗者辨見尚書古文疏證

平當使領河隄奏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無隄防壅

塞之文

程子曰河北見鯀隄無禹隄鯀堙洪水故無功禹則導之而已若璩按玉海曰以禹貢行河以春秋斷獄以三百五篇當諫書六經之用果止於是歟是自夫子既成六經後尚為未試之書也痛心哉斯言　或有以九澤既陂陂亦隄也解者然陂水所鍾處非川也

賈讓言禹鑿龍門辟伊闕析厎柱破碣石

水經河水南過河東北屈縣唐慈州吉昌西注呂氏春秋曰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大溢逆流名曰鴻水大禹疏通謂之孟門孟門即龍門之上口也河水又

南過皮氏縣河中府龍門西又南出龍門口注大禹導河積石流決梁山即經所謂龍門也崩浪千尋懸流萬丈迄于下口慎子曰下龍門非駟馬之追也滈水李氏曰同州韓城北有安國嶺東臨大河有禹廟在山斷河出處禹鑿龍門起於唐張仁愿所築東受降城之東自北而南至此山盡兩岸石壁峭立大河盤束於山峽間至此山開岸濶豁然奔放聲如萬雷通典絳州龍門縣今屬河中府有龍門山即大禹所鑿三秦記云魚鼈上之即為龍否則點額而還黃河北去縣二十五里乃龍門口輿地記同州韓城縣有龍門山顏氏曰龍門山其東在今龍門縣北其西在今韓城縣北

而河從其中下流水經注砥柱山名禹治洪水破山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故曰砥柱三穿既決水流疏分亦謂之三門山伊闕碣石見前若璩按東受降城在今朔州北三百五十里本漢定襄郡之成樂縣去禹貢龍門一千五百餘里禹輕百姓力竟至此乎真正妄談不足與辨　伊闕幷未見前按宋地理志補註云熙寧五年廢伊闕縣為鎮入河南六年改隸伊陽千尋元板作萬尋追元板作迅

淇口以東

通典淇水出共山東至衛州衛縣界入河謂之淇水

口
新莽始建國三年河決魏郡泛清河以東數郡
魏郡相州大名府清河恩州
明帝永平十三年王景修汴渠成
詔曰自汴渠決敗六十餘歲平帝時今既築隄理渠絶
水立門河汴分流復其舊迹郡縣志汴渠在河南府
河陰縣漢滎陽縣唐屬孟州南二百五十步亦名蒗蕩渠禹塞
滎澤開渠以通淮泗漢命王景修渠漢書有滎陽漕渠如淳曰今礫

谿口是也水經注王景即滎水故瀆東注浚儀謂之浚儀渠　若璩按如淳曰今礫谿口歷來漢注本皆然不知蔡氏當日何緣讀今作矽遽生出矽礫地名謂河從此兩見其書傳虞翻曰立乎學校臣竊恥之

章帝建初三年罷虖沱石臼河

虖沱出代州繁畤縣東南流經五臺山北東南流過定州入海鄧訓治虖沱石臼河從都慮至羊腸倉石臼河在定州唐昌縣東北本漢苦陘縣今省入安喜縣　通典嵐州宜芳縣即漢汾陽縣積粟所在謂之羊腸倉石磴縈委若羊腸焉水經注按郡國志常山南行唐縣有石臼谷

張騫傳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

漢武帝以于闐山出玉因名河所出曰崑崙博雅曰崑崙虛赤水出其東南陬河水出其東北陬洋水出其西北陬弱水出其西南陬河水入東海三水入南海後漢書注云崑崙山在肅州酒泉縣西南山有崑崙之體故名之

朱文公曰二書之語似得其實水經言崑崙去嵩高五萬里恐不能若是之遠

通典今吐蕃中河從西南數千里向東北流見與積石山下河相連聘使涉歷無不言之吐蕃自云崑

崙山在國中西南則河之所出也尚書云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後漢書云西羌在漢金城郡之西南濱于賜支續漢書河關縣屬金城郡今積石軍西可千餘里有羌謂之賜支蓋析支也然則析支在積石之西是河之上流明矣崑崙在吐蕃中當亦非謬楚辭注爾雅河出崑崙虛色白所渠幷千七百一川色黃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離騷邅吾道夫崑崙九歌登崑崙兮四望　若璩按通典疑所謂古圖書即禹本紀最是　唐藝文志有吐蕃黃河錄四卷

靈帝光和六年金城河溢

歷代田制考

秦廢井田開阡陌周顯王十九年

通典曰按周制步百為畝畝百給一夫商鞅佐秦以一夫力餘地利不盡於是改制二百四十步為畝百畝給一夫又以秦地曠而人寡晉地狹而人稠誘三晉人發秦地利優其田宅復及子孫而使秦人應敵於外大率百人則五十人為農五十人習戰兵強國

富職比之由朱文公開阡陌辯曰說者之意皆以開為開置之開言秦廢井田而始置阡陌也按阡陌者舊說以為田間之道蓋因田之疆畔制其廣狹辨其横從以通人物之往來即周禮所謂遂上之徑溝上之畛洫上之涂澮上之道也然風俗通云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又云河南以東西為阡南北為陌二說不同今以遂人田畝夫家之數考之當以後說為正蓋陌之為言百也遂洫從而徑涂亦從則遂間百畝洫

間百夫而徑涂為陌矣阡之為言千也溝澮橫而畛道亦橫則溝間千畝澮間千夫而畛道為阡矣阡陌之名由此而得至於萬夫有川而川上之路周於其外與夫匠人井田之制遂溝洫澮亦皆四周則阡陌之名疑亦因橫從而命之也然遂廣二尺溝四尺洫八尺澮二尋則丈有六尺矣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二軌路三軌則幾二丈矣此其水陸占地不得為田者頗多所以正經界止侵爭時畜洩

備水旱為永久之計商君以急刻之心行茍且之政但見田為阡陌所束而耕者限於百畝則病其人力之不盡但見阡陌之占地太廣而不得為田者多則病其地利之有遺又當世衰法壞之時歸授之際必有煩擾欺隱之姦而阡陌之地切近民田又必有陰據自私而稅不入於公上者是以盡開阡陌悉除禁限而聽民兼并買賣以盡人力墾闢棄地悉為田疇不使有尺寸之遺以盡地利使民有田即為永業而

不復歸授以絶煩擾欺隱之姦使地皆為田田皆出
稅以覈陰據自私之幸此其為計正猶楊炎疾浮戶
之弊破租庸以為兩稅蓋一時之害雖除而千古聖
賢傳授精微之意於此盡矣故秦紀鞅傳皆云為田
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蔡澤亦曰決裂阡陌以靜生
民之業而一其俗所謂開者乃破壞剗削之意而非
創置建立之名所謂阡陌乃三代井田之舊而非秦
之所置矣所謂賦稅平者以無欺隱竊據之姦也所

謂靜生民之業者以無歸授取予之煩也大事記解題曰決裂云者唐虞三代井田之制分晝堅明封表深固非大用力以決裂之不能遽掃滅其迹也秦始皇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實田使井田不廢何患田之不實乎

漢董仲舒請限民名田

名田占田也各為立限不使富者過制貧弱之家可足也武帝時賈人有市籍及家屬皆無得名田 胡氏曰限田終不能行者

以人主自為兼并無以使民與於廉也

趙過教民為代田

代易也周官大司徒不易一易再易之地有三等公羊傳注司空謹别田之高下善惡分為三品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左傳晉作爰田晉語云作轅田轅易也漢地理志秦商君制轅田轅與爰同易也食貨志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鹽鐵論御史曰古者制田百步為畝民井

田而耕什而藉一先帝哀憐百姓之愁苦衣食不足

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畝率三十而稅一

師丹建言限名田

王嘉奏曰詔書罷苑而以賜董賢二千餘頃均田之

制從此墮壞

新莽更名天下田曰王田不得買賣

建武十五年詔州郡檢覈墾田戶口

通典曰自秦孝公隳經界立阡陌雖獲一時之利而

兼并踰僭興矣阡陌既弊又為隱覈隱覈之法憑乎簿書簿書既廣必藉衆功藉衆功則政由羣吏政由羣吏則人無所信矣

後魏孝文太和九年詔均田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

劉氏恕曰後魏均田制度似今世佃官田及絶戶田出租稅非如三代井田也魏齊周隋兵革不息農民少而曠土多故均田之制存至唐承平日久丁口滋

衆官無閑田不復給授故田制為空文唐志云口分世業之田壞而為兼并似指以為井田之比失之遠矣

北齊河清三年令民一夫受露田八十畆婦人四十畆

隋文帝開皇十二年京輔三河地少人衆發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狹鄉每丁纔至二十畆

唐武德七年初定均田丁中之民給田一頃篤疾減十之六寡妻妾減七皆以什之二為世業八為口分

范氏曰唐初定均田有給田之制蓋由有在官之田也其後給田之制不復見蓋官田益少矣林氏勲曰周制步百為畆百畆僅得唐之四十餘畆唐之口分人八十畆幾倍於古蓋貞觀之盛户不及三百萬永徽唯增十五萬若周則王畿千里已有三百萬家之田列國不與焉是以唐制受田倍於周而地亦足以容之狹鄉雖裁其半猶可以當成周之制然按一時户口而不為異日計則後守法難矣既無振貧之術乃許之賣田後

魏以來弊法也是以啓兼并之漸

永徽中洛多豪右占田踰制賈敦頤舉沒三千餘頃賦貧民

開元九年宇文融為勸農使括逃戶及籍外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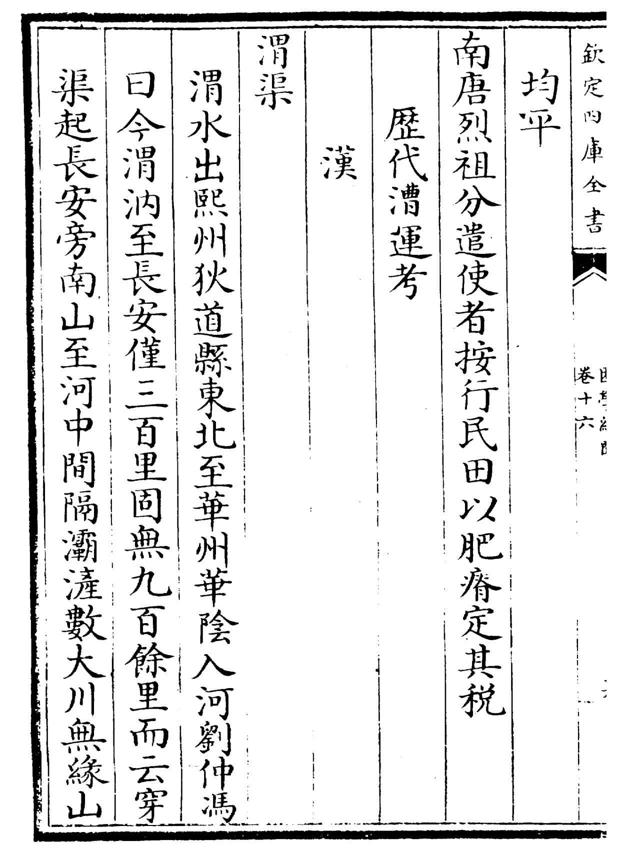
陸贄論兼并之家私斂重於公稅請為占田條限

後周世宗以元稹均田圖賜諸道詔艾穎等分行諸州均定田租會要云見元稹在同州時所上均田表因製素為圖

今按元稹同州奏均田曰因農務稍暇令百姓自通手實狀又令里正書手等傍為穩審並不遣官吏擅

到村鄉略無欺隱除去逃荒其餘頃畝取兩稅元額通計七縣沃瘠一例作分抽稅蘇氏曰三代之君開井田畫溝洫謹步畝嚴版圖因口之衆寡以授田因田之厚薄以制賦經界既定仁政自成下及隋唐風流已遠然其授民田有口分世業皆取之於官其斂民財有租庸調皆計之於口其後變為兩稅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貧者急於售田則田多而稅少富者利於避役則田少而稅多僥

倖一興稅役皆弊嘉祐中薛向孫琳始議方田量步
畮審肥瘠以定賦稅之入熙寧中呂惠卿復建手實
抉私隱崇告訐以實貧富之等元豐中李琮追究逃
絕均虛數虐編户以補失陷之稅此三者皆為國斂
怨所得不補所失昔宇文融括諸道客户州縣覩望
虛張具數以實户為客雖得户八十餘萬歲得錢數
百萬而百姓困弊實召天寶之亂均稅之害何以異
此張子曰治天下不由井地終無由得平周道止是



均平

南唐烈祖分遣使者按行民田以肥瘠定其稅

歷代漕運考

漢

渭渠

渭水出熙州狄道縣東北至華州華陰入河劉仲馮曰今渭汭至長安僅三百里固無九百餘里而云穿渠起長安旁南山至河中間隔灞滻數大川無緣山

成渠之理此說可疑今亦無其迹西都賦通溝大漕

潰渭洞河

褒斜道故道

褒水通沔在興元府褒城縣（出衙領山至南鄭入沔）斜水通渭

在京兆府武功縣（出衙領山北流至郿入渭）故道今鳳州梁泉縣

河內

懷衛二州之地

東治零陵桂陽嶠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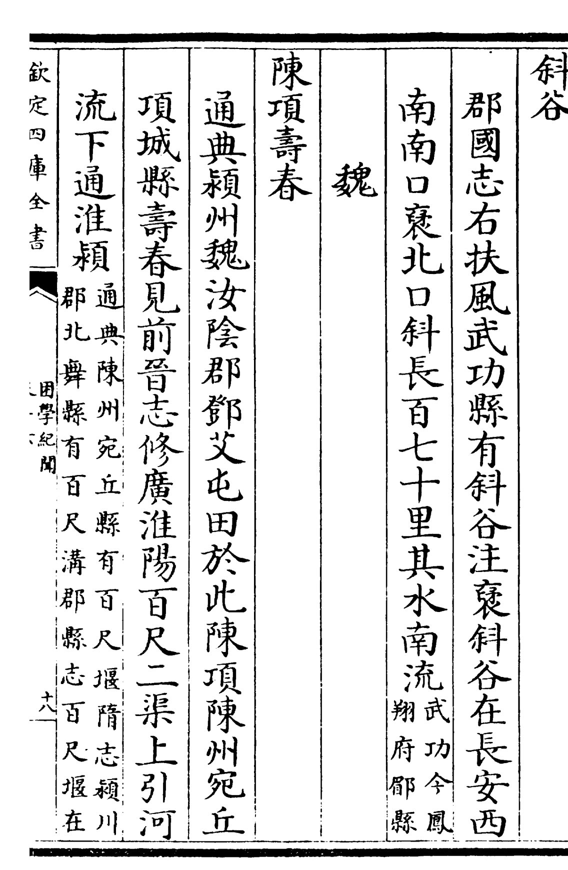
東治福州閩縣零陵郡南臨源嶺永州桂陽郡臘嶺郴州

若璩按臨源嶺即越城嶺第五臘嶺即騎田嶺第二

沮下辨

沮縣漢屬武都隋為興州順政沔水發源於此一名沮水今沔州下辨縣漢下辨道屬武都西魏改同谷唐為成州同谷

續志下辨東三十餘里有峽中當水泉生大石障塞流水至春夏輒溢虞詡使人燒石以水溉之石皆裂因鐫去石遂無汎溺之患若璩按新唐書地理志嚴礪自長舉縣西疏嘉陵江二百里焚巨石沃醯以碎之通漕以饋成州戍兵醯字尤妙



斜谷

郡國志右扶風武功縣有斜谷注褒斜谷在長安西南南口褒北口斜長百七十里其水南流武功今鳳翔府郿縣

魏

陳項壽春

通典潁州魏汝陰郡鄧艾屯田於此陳項陳州宛丘項城縣壽春見前晉志修廣淮陽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潁通典陳州宛丘縣有百尺堰隋志潁川郡北舞縣有百尺溝郡縣志百尺堰在

潁州汝陰縣西北一百里

晉

溠㵾水楊口

漢地理志溠水出魯陽縣魯山東北至定陵入汝魯陽汝州魯山縣定陵故城在蔡州郾城縣西北 㵾水出酈縣西北南入漢酈故城在鄧州臨湍縣 通典復州沔陽縣漢雲杜縣杜預為荆州刺史開楊口達巴陵徑千餘里内避長江之險通零桂之漕即此也零陵桂陽

石門

水經注滎瀆水受河水有石門謂為滎口石門

千金堨

永嘉元年修千金堨於許昌以通運水經注河南縣城東十五里有千金堨洛陽記曰千金堨舊堰穀水魏時更修積石為堨開溝渠五所謂之五龍渠渠上立堨堨是都水使者陳協造水歷堨東注謂之千金渠許昌許州今潁昌府許田鎮劉曜攻石生于金墉決千金堨以灌之

隋

蒲陜衛汴黎陽汾晉渭水廣通渠大興城潼關

蒲州河中府 汴州開封府 黎陽今濬州 汾州唐為慈州 晉州平陽 京兆府萬年縣隋改為大興縣廣通渠在華州置廣通倉隋紀幸霸水觀漕渠 潼關在華州華陰縣渭水在萬年縣北五十里東流二百四十里至華陰縣東北流三十五里自永豐倉入河謂之渭口

山陽瀆

楚州山陽縣今淮安州

砥柱

陜州硤石縣今省入陜縣 有底柱山俗名三門山在縣東北五十里河水分流包山山見水中若柱然又以禹治洪水山陵當水者破之三穿既決河出其間有似於門故亦謂三門唐太宗勒銘

通濟渠榖洛水板渚邗溝

通典汴渠在河南府河陰縣南二百五十步今名通

濟渠隋煬帝開導西通河洛南達江淮河陰後屬孟州汴州有通濟渠隋煬帝開引黃河水以通江淮漕運兼引汴水即浪宕與莨蕩同渠也隋志在浚儀縣九域志汴水古通濟渠也在開封縣周語穀洛鬬注云洛在王城之南穀在王城之北東入于瀍至靈王時穀水盛出於王城之西而南流合於洛水山海經澗水西北流注于穀水通典穀水本澗水經苑中入于洛板渚水經河水又東合汜水又東逕板城北注云有津謂之板城渚口在孟州汜水左傳吳城邗溝通江

淮注云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入淮通糧道也今廣陵韓江是隋開邗溝自山陽至揚子入江渠廣四十步自楚州寶應縣北流入淮若璩按王氏引杜註末口與水經注合足證今註疏作宋口者非又自楚州寶應縣十字空衍蓋上文是淮入江不應旋云江入淮也

永濟渠

國史志大名府永濟縣有永濟渠今省為鎮入臨清縣

東萊海口

東萊郡萊州西至海二十九里北至海五十里東南

至海二百五十里

唐

三門河陰柏崖集津倉鹽倉含嘉倉太原倉

裴耀卿於三門東西置倉開山十八里為陸運以避其險卒泝河而入渭三門山見前厎柱

地理志河南府河陰縣開元二十二年置領河陰倉會昌三年屬孟州

河清縣咸亨四年置柏崖縣尋省有柏崖倉陝州平陸縣三門西有鹽倉東有集津倉陝縣有太原倉六典東都曰

含嘉倉自含嘉倉轉運以實京之太倉自洛至陝運於陸自陝至京運於水楊慎矜為含嘉倉出納使劉晏移書曰陝郊見三門集津遺迹曾子固曰宋興承周制置集津之運轉關中之粟以給大梁李泌自集津至三門鑿山開車道以避底柱之險九域志陝州平陸縣三門集津鎮

滻水望春樓廣運潭

地理志京兆府萬年縣有南望春宮臨滻水西岸有北望春宮宮東有廣運潭華州華陰縣有漕渠自苑

西引渭水因石渠會灞滻經廣運潭至縣入渭天寶三載韋堅開會要自華陰永豐倉以通河渭望春樓在禁苑東南高原之上姚南仲曰王者必據高明燭幽隱所以因龍首而建望春

上津扶風洋川

商州上津縣漢長利縣扶風郡鳳翔府自襄陽取上津路抵扶風德宗治上津道洋川郡洋州泝江漢而上至洋川陸運至扶風置館汴水堙廢漕運自江漢抵梁洋梁州興元府

汴水梁公堰

劉晏疏浚汴水見宇文愷梁公堰通典汴口堰在河陰縣西二十里又名梁公堰隋開皇七年使梁睿增築漢古堰遏河入汴會要開元二年李傑奏汴州東有梁公堰堰破漕梗發汴鄭丁夫浚之省功速就刻石水濱紀其績

甬橋渦口蔡水

甬橋在宿州符離縣渦口在濠州鍾離縣九十里杜佑以漢運路出浚儀十里入琵琶溝絶蔡河至陳州

而合李勉治蔡渠引東南饋 通典汴州浚儀縣有蔡水九域志祥符縣有蔡河 建隆元年浚蔡河設斗門二年導閔水自新鄭與蔡水合貫京師南歷陳潁達壽春以通淮右之漕以西南為閔河東南為蔡河開寶六年改閔河為惠民河與蔡河一水 李泌曰江淮漕運自淮入汴以甬橋為咽喉

金商運路

通典金州去西京九百九十一里商州去西京三百

里

渭橋東渭橋

渭橋三輔故事秦昭王作長三百八十步郡縣志中

渭橋在咸陽縣東南二十二里渭水南去縣三里東

渭橋在萬年縣東後漢注渭橋本名横橋在咸陽縣

東南

揚子院淮陰項城須邀

揚州揚子縣今屬眞州廣明元年高駢奏改揚子院為發

運使淮陰縣楚州項城縣陳州潁水出陽城縣陽乾山東至下蔡入淮溵水唐志陳州溵水縣今改商水縣

出潁川陽城少室山東入潁

後周

汴水埇橋見前泗上

漢志有兩泗水其一自乘氏至睢陵入淮又一水下縣至方與入沛泗上令招信軍相對泗口也

五丈河

五丈河開寶六年改為廣濟河自都城北歷曹濟及鄆其廣五丈以通東方之漕建隆二年浚五丈河命陳承昭於京城之西夾汴河造斗門自滎陽鑿渠百餘里引京索二水通城濠入斗門架流于汴東匯于五丈河以便東北漕運以京索河為源禹貢之荷澤九域志在祥符縣東明縣

蔡水見前

蔡河貫京師兼閔水洧水溵水以通陳潁之漕蓋古琵琶溝也元祐四年知陳州胡宗愈議古八丈溝可開浚分蔡河之水自為一支由潁壽入淮楊侃皇畿

賦天設二渠曰蔡曰汴通江會海縈畿帶甸千倉是
興萬庾是建

原武

原武縣屬鄭州

兩漢崇儒考

漢高祖十二年過魯以太牢祠孔子

史記世家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及魯人往從冢
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

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内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於漢二百餘年不絶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祠焉諸侯卿相至常先謁然後從政皇覽曰孔子冢去城一里冢塋百畝冢南北廣十步東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冢前以瓴甓為祠壇方六尺與地平本無祠堂冢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世無能名其樹者民傳言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樹來種

之水經注云從征記曰洙泗二水交於魯城東北十七里闕里背洙泗牆南若璩按以正義引伍緝之從征記校泗牆二字當作面泗北一百二十步東西六十步四門各有石閫北門去洙水百餘步孔叢曰夫子墓塋方一里魯人藏孔子所乘車於廟中是顏路所請者也獻帝時廟遇火燒之儒林傳高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絶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

武帝建元五年置五經博士元朔五年為博士置弟子

晉灼曰西京無太學公孫弘曰請因舊官而興焉其肄習之地則太常也傳授之師則五經博士也三輔黃圖漢太學在長安西北七里關中記在安門之東杜門之西何武歌太學下王咸舉幡太學下則有太學矣或曰晉灼以漢初言黃圖記武帝時若璩按漢書武帝紀贊曰興太學

宣帝甘露三年詔諸儒講五經同異於石渠閣

三輔故事石渠閣在未央宫殿北藏祕書之府黄圖云蕭何造其下礲石為渠以導水所藏入關所得秦之圖籍

成帝綏和元年封孔吉為殷紹嘉侯匡衡梅福以為宜封孔子世為湯後

劉向說上宜興辟廱設庠序未作而罷

平帝元始元年封孔均為褒成侯

漢表殷紹嘉侯在沛郡褒成侯在瑕丘今兖州瑕丘縣後漢

孔僖傳平帝時封孔均追謚孔子為褒成宣尼公建

武十三年復封均子志為襃成侯子損嗣永元四年

徙封襃亭侯

世祖建武五年初起太學帝還視之十九年又幸太學

中元元年起辟廱

明帝永平二年臨辟廱行大射養老禮十五年至魯詣

孔子宅

章帝建初四年詔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元和二

年至魯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作六代之樂大

會孔氏男子六十二人

安帝延光三年祀孔子及七十二子於闕里還幸太學

洛陽記太學在洛陽城故開陽門外去宮八里講堂

長十丈廣三丈述征記在國子學東二百步漢官儀

辟廱去明堂三百步車駕臨辟廱從北門入三月九

日於中行大射禮永平四年八年和帝永元十四年順帝陽嘉元年二年靈帝熹平六年並臨辟廱

孔子宅在兖州曲阜縣故魯城中歸德門内

闕里之中背洙面泗矍相圃之東北也梅福曰今仲

尼之廟不出闕里永平二年郡縣學校行鄉飲祀孔子猶未立廟也梁天監四年初立孔子廟唐武德二年始詔國子學立廟貞觀四年詔州縣皆作孔子廟

北宮白虎門於門立觀

順帝永建六年修繕太學凡造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

水經注漢置太學於國子堂東石經東有一碑陽嘉八若璩按陽嘉止四年八當作元作畢即立碑也年立文云建武二十七年

造太學年積毀壞永建六年九月詔修太學用作工徒十一萬二千人陽嘉元年作畢碑南面刻頌靈帝初平四年太學行禮幸永福城門臨觀其儀光和五年幸太學　若璩按光和幸太學為靈帝事初平四年則獻帝也

靈帝熹平四年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太學門外水經注光和六年刻石鏤碑載五經立於太學講堂前東側蔡邕自書丹於碑洛陽記高一丈許廣四尺若璩按洪氏隸釋曰蓋諸儒受詔在熹平而碑成則光和年也余故以杜詩苦縣光和尚骨立光和指石

經言下即承以
蔡不復得益明

魏文帝黄初二年封孔羡為宗聖侯
晉封二十三世孫震為奉聖亭侯後魏延興三年封
二十七世孫乘為崇聖大夫太和十九年孝文幸魯
親祠孔子廟改封二十八世孫珍為崇聖侯北齊封
三十一世孫為恭聖侯周武帝改封鄒國公隋文帝
仍舊封煬帝改封紹聖侯唐貞觀十一年封裔孫德
倫為褒聖侯開元二十七年以孔子後為文宣公宋

太平興國二年孔宜襲封文宣公至和二年祖無擇言不可以祖謚加後嗣詔封宗愿為衍聖公令世襲後魏太和十六年謚孔子曰文聖尼父唐貞觀二年升孔子為先聖十一年尊為宣父武后封隆道公開元二十七年謚為文宣王宋祥符元年幸曲阜謁文宣王廟謚玄聖文宣王五年改謚至聖

困學紀聞卷十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朗

校對官檢討臣盧　應

謄録舉人臣韓　騰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困學紀聞卷十七八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困學紀聞卷十七

宋 王應麟 撰

評文

彦章曰左氏屈原始以文章自為一家而稍與經分

騷曰閨中既以邃遠兮哲王又不寤以楚君之闇而

猶曰哲王葢屈子以堯舜之耿介湯禹之祗敬望其

君不敢謂之不明也太史公列傳曰王之不明豈足

福哉此非屈子之意

夾漈草木畧以蘭蕙為一物皆今之零陵香也然離騷滋蘭樹蕙招魂轉蕙汜蘭是為二草不可合為一若璩

按蘭莖與蕙各自為類黃山谷一榦一花而香有餘者蘭一榦數花而香不足者蕙說亦未必然

江離史記索隱引吳録曰臨海海水中生正青似亂髮廣志為赤葉紅華今芎藭苗曰江離綠葉白華又不同藥對以為麋蕪一名江離芎藭藁本江離麋蕪並相似非是一物也淮南子云亂人者若芎藭與藁本顏師古曰郭璞云江離似水薺今無識之者然非麋蕪也藥對誤耳楚辭補注集注皆扶讀詩記董氏曰古今注謂芎藭可離唐本草可離江離然則芎藭江離也

屈原楚人而涉江曰哀南夷之莫吾知是以楚俗為夷也陰邪之類讒害君子變於夷矣

忠湛湛而願進兮妬披離而鄣之壅蔽之患也元帝似之故周堪劉更生不能決一石顯聲有隱而相感兮物有純而不可為偏聽之害也德宗似之故陸贄陽城不能攻一延齡

宋玉釣賦宋玉與登徒子偕受釣於玄淵淮南子作蜎蠉七略蜎子名淵楚人唐人避諱改淵為泉古文苑又誤為洲宋玉對

問陽春白雪集云陵陽白雪見文選琴賦注

劉勰辨騷班固以為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洪慶善曰離騷用羿澆等事正與左氏合孟堅所云謂劉安説耳若璩按此條已見左氏

藝文類聚鑒誡類多格言法語如曹植矯志詩曰道遠知驥世偽知賢荀爽女誡曰七歳之男王母不抱七歳之女王父不持親非父母不與同車親非兄弟不與同筵非禮不動非義不行程曉女典曰麗色妖容

高才美辭此乃蘭形棘心王曜尾質姚信誡子曰古人行善者非名之務非人之為險易不虧終始如一諸葛武侯誡子曰非學無以廣才非志無以成學顏延之庭誥曰性明者欲簡嗜繁者氣昏卞蘭座右銘曰求高反墜務厚更貧閉情塞欲老氏所珍周廟之銘仲尼是遵無謂幽冥處獨若羣不為福先不與禍鄰司馬德操誡子曰論德則吾薄說居則吾貧勿以薄而志不壯貧而行不高王修誡子曰時過不可還

若年大不可少也言思乃出行詳乃動羊祜誡子曰
恭為德首謹為行基無傳不經之談無聽毀譽之語
徐勉與子書曰見賢思齊不宜忽畧以弃日非徒弃
日乃是弃身王槩安身論曰君子不妄動也必適於
道不徒語也必經於理不苟求也必造於義不虛行
也必由於正憂患之接必生於自私而興於有欲自
私者不能成其私有欲者不能濟其欲凡此皆可為
治心齊家之法若馬援王昶之誡張茂先之詩崔子

玉之銘見於史傳文選者不復紀

文心雕龍謂英華出於情性賈生俊發則文潔而體清子政簡易則趣昭而事博子雲沈寂則志隱而味深平子淹通則慮周而藻密

李善注文選詳且博矣然猶有遺缺嘗覩楊荊州誄謂督勲勞不引左氏謂督不忘執友之心不引曲禮執友稱其仁謂督不忘即儆子之命曰篤不忘也古字督與篤通用以督為察非也瓊赤玉也雪賦林挺瓊樹注以為誤若璩按毛傳瓊玉之美者廣韻瓊玉

名皆不與說文同

韓文公曹王臯碑云王親教之搏力句卒嬴越之法考異謂秦紀越語世家皆無搏力句卒之文愚按左傳哀十七年三月越子為左右句卒注云鉤伍相著別為左右屯此即謂句卒也搏力必秦法未見所出新唐書作團若璩按姚令威集注句卒已引左傳又引商子農戰篇凡治國者患民之散不可搏也是以聖人作壹搏之又曰搏民力以待外事然後患可以去而王可致故明君修政作壹去無用止浮學事淫民壹之農然後國家可富而民力可搏也搏力出此令威名寬剡川人

十抽一推或謂推當為椎未冠之稱按史記秦始皇紀王翦什推二人從軍索隱云什中唯擇二人文公語出於此不必改為椎

原道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蓋用佛書三聖弟子之說謂老子仲尼顔子也緯文瑣語云

曹子建誥咎文假天帝之命以詰風伯雨師韓文公訟風伯蓋本於此

送窮文小黠大癡按張敏集奇士劉披賦古語有之小

癡為大黠小黠為大癡

歐陽生哀辭閩人舉進士繇詹始史因之黃璞閩川名士傳其前有薛令之林藻考之登科記信然歐陽詹之行獲稱於昌黎而見毀於黃璞記太原妓黃介喻良能為文以辨

太行之陽有盤谷在孟州濟源縣若璩按昌黎年譜貞元十七年辛巳在京師有送李愿歸盤谷序舊唐書李愿傳父晟立大勲即拜太子賓客上柱國為興元元年甲子此豈終身官不挂朝籍者新唐書李晟傳貞元七年以臨洮未復請附貫萬年詔可是愿又當為長安人於盤谷不得曰歸蓋送者乃別一人爾

韓柳並稱而道不同韓作師說而柳不肯為師韓闢佛而柳謂佛與聖人合韓謂史有人禍天刑而柳謂刑禍非所恐柳以封禪為非而韓以封泰山鏤玉牒勸憲宗

柳文多有非子厚之文者馬退山茅亭記見於獨孤及集百官請復尊號表六首皆崔元翰作貞元五年子厚方十七歲為裴令公舉裴冕表邵說作冕大歷四年薨八年子厚始生請聽政第三表文苑英華乃林逢第四表云兩河之寇盜雖除百姓之瘡痍未合乃穆宗敬宗時事代裴行立謝

移鎮表行立移鎮在後亦他人之文柳州謝上表其一乃李吉甫郴州謝上表也舜禹之事謗譽咸宜三篇晏元獻云恐是博士韋籌作愈膏肓疾賦晏公亦云膚淺不類柳文宋景文謂集外文一卷其中多後人妄取他人之文冒柳州之名者然非特外集也劉夢得答子厚書曰獲新文二篇且戲余曰將子為巨衡以揣其鈞石銖黍此書不見於集食蝦蟇詩韓文公有答今亦不傳則遺文散軼多矣

答元饒州論春秋又論政理按鄱陽志元藇也艾軒策問以為元次山次山不與子厚同時亦未嘗為饒州

平淮夷雅其佐多賢出說苑渙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矣若璩按說苑襲呂覽召數篇

饒娥碑按魏仲兕大歷間樂平令作饒孝女碣旌其里閭不言娥死子厚失於傳聞而史承其誤

游黃溪記倣太史公西南夷傳皇甫湜悲汝南子桑倣莊子天運皆奇作也

王叅元書云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嘗考李商隱樊南四六有代王茂元遺表云與弟季叅元俱以詞塲就貢久而不調茂元栖曜之子也商隱誌王仲元云第五兄叅元教之學

沈亞之送韓静略叙曰文之病煩久矣聞之韓祭酒之言曰善藝樹者必壅以美壤以時沃灌祭酒即文公也白樂天老戒詩我有白頭戒聞於韓侍郎皆文公緒言也

驢九錫封廬山公雞九錫封浚稽山子毛穎傳本於此

劉夢得文不及詩祭韓退之文乃謂子長在筆予長在論持矛舉楯卒莫能困可笑不自量也

鄭亞會昌一品集叙云周勃霍光雖有勲伐而不知儒術枚臯嚴忌善為文章而不至巖廊歐陽公曰劉柳無稱於事業姚宋不見於文章其言簡而明非唐人所及也若璩按陸儼山謂先有隨陸無武絳灌無文之言

魏鄭公砥柱銘挂冠莫顧過門不息淮南子云禹之趨時冠挂而不顧履遺而不取鹽鐵論云簪墮不掇冠

挂不顧

梁簡文誡子當陽公書曰立身之道與文章異立身先須謹重文章且須放蕩斯言非也文中子謂文士之行可見放蕩其文豈能謹重其行乎

又大同哀辭曰陳蕃所憩之家久記玄録之歲華歆所聞之語已定北陵之期按搜神記陳仲舉宿黄申家列異傳華子魚宿人門外皆因所宿之家生子而夜有扣門者言所與歲數

庾信馬射賦云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王勃倣其語江左卑弱之風也

岑文本擬劇秦美新雖不作可也班孟堅典引師其意南豐說非異若璩按說非異三字疑有誤師其辭

李善精於文選為注解因以講授謂之文選學少陵有詩云續兒誦文選又訓其子熟精文選理蓋選學自成一家江南進士試天雞弄和風詩以爾雅天雞有二問之主司若璩按主司為張佖其精如此故曰文選爛秀才

半熙豐之後士以穿鑿談經而選學廢矣若璩按蕭至忠傳嘗出太平主第遇宋璟璟戲曰非所望於蕭傅此用潘安仁西征賦語司馬公作通鑑改曰非所望於蕭君也便是不知出文選宋景文則自言手鈔文選三過矣　舊唐書儒學傳初江淮間為文選學者本於曹憲而同邑李善等繼之

元次山惡圓曰寧方為阜不圓為卿范文正靈烏賦曰寧鳴而死不默而生其言可以立懦

李義山賦怪物言佞魖讒魗貪魃曲盡小人之情狀螭魅之夏鼎也

白樂天云壽於顔回飽於伯夷樂於榮啓期健於衛叔寳達人之言也若璩按出醉吟先生傳首云富於黔婁

劉夢得口兵戒可以多食勿以多言本鬼谷子口可以食不可以言

文選安陸王碑云奕思之微秋儲無以競巧奕秋見孟子儲字未詳蓋亦善奕之人注謂儲蓄精思非也

秦少游張文潛學於東坡東坡以為秦得吾工張得吾易

荆公潭州新學詩仲庶氏吴本詩㪯仲氏任吕太史鈞

臺記姓是州曰嚴本柳子厚愚溪詩序姓是溪曰冉

溪子厚之語又出於水經注豫章以木氏郡司馬公

保業云懐璽未煖本元次山出規豈無印綬懷之未

煖

張文潛送李端叔序梟鴟不鳴要非祥也豺狼不噬要

非仁也本於唐吕向上疏鴟梟不鳴未為瑞鳥猛虎

雖伏豈齊仁獸

晁無咎求志賦訊黄石以吉凶兮綦十二而星羅曰由小棊大兮何有顛沛謂靈棊經也異苑云十二棊卜出自張文成受法於黄石公行師用兵萬不失一東方朔密以占衆事

荆公為外祖母墓表云女婦居不識廳屏笑言不聞鄰里是職然也唐岐陽公主不識刺史廳屏見杜牧之文薛巽妻崔氏言笑不聞於鄰見柳子厚文荆公為文字字不苟如此讀者不知其用事

大樂十二均圖楊次公作也編於老蘇集蠶對織婦文

宋元憲作也編於米元章集三先生論事録序陳同

甫作也編於朱文公集皆誤

丘宗卿謂場屋之文如校人之魚與濠上之得意異矣

慈湖謂文士之文止可謂之巧言

景德二年命王欽若楊億修歷代君臣事迹六年上之

凡千卷詔題曰冊府元龜周益公記文苑英華云太

宗詔修三大書曰太平御覽曰冊府元龜曰文苑英

華各一千卷今按御覽修於太平興國二年英華修於七年皆太宗時若元龜乃真宗時修益公考之未詳也太宗實録雍熙三年十二月宋白等進文苑英華有表有荅詔當載於首卷真宗景德四年八月詔館閣分校又以前編次未允令擇古賢文章重加編録芟繁補闕換易之卷數如舊祥符二年命覆校皆當備載於纂修事始之後太宗修三大書其一乃太平廣記五百卷

班孟堅兩都賦序迂齋謂唐説齋中興賦序得此意按

中興賦序云雖詞有工拙學有博陋氣有强弱思有
淺深要皆變化馳騖不失古人之法度蓋用道有夷
隆學有麤密之意然所取乃律賦非兩都比也
澹庵云韓安國不能几賦罰酒三升王子敬詩不成亦
飲三觥一詩一賦豈足以盡豪傑之士
天下不可以無此人亦不可以無此書而後足以當君
子之論又曰天下大勢之所趨天地鬼神不能易而
易之者人也此龍川若璩按龍川陳亮號科舉之文列於古之

作者而無愧

集古録跋謂樂毅論與文選所載時時不同文章正宗謂崔寔政論列於選令考文選無此二篇皆筆誤也

誠齋為章壽墓銘云今日士師非禾絹士師也宋明帝紀胡母顥專權奏無不可時人語曰禾絹閉眼諾胡母大張橐禾絹謂上也蓋謂秦檜顧政士師非主上之士師也

南豐序禮閣新儀則指新法記襄州長渠則指水利兵

間詩則指徐德占論交詩則指呂吉甫此孫仲益之言也若璩按仲益語見其所與曾端伯書

宋景文云賈生思周鬼神不能救鄧通之譖考之漢史無鄧通譖賈生之事蓋誤景文謂因撰唐書盡見前世論著乃悟文章之難若璩按風俗通義孝文帝曰誼與鄧通俱侍中同位恐通為人數廷譏之由是遷長沙王太傅渡湘水投書以弔屈原罹讒邪之咎亦因自傷為鄧通等所愬也

張說為廣州宋璟頌曰㩧牛牲兮菌雞卜神降福兮公壽考東坡韓文公碑用此四字

周益公雜誌辨楮幣謂俗人創二字通上下皆用猶紙錢也按范淳父為郭子皋誌言交子云紙幣之設本與錢相權元祐間已有此語矣

東坡得文法於檀弓後山得文法於伯夷傳

楊植許由廟碣云堯而許之日而月之獨孤及仙掌銘云月而日之星而辰之同一句法

文心雕龍云論語已前經無論字昆子止云不知書有論道經邦若璩按論道經邦乃晚出書周官篇本考工記或坐而論道來

和凝為文以多為富有集百餘卷自鏤板行于世識者多非之此顏之推所謂詅癡符也詅力正反楊綰有論著未始一示人可以為法易曰白賁无咎若璩按舊唐書楊綰傳每屬文恥於自白非知己不可得而見

崔駰西巡頌表曰唐虞之世樵夫牧豎擊轅中韶感於和也班固集擊轅相杵亦足樂也曹子建書擊轅之歌有應風雅柳子厚云擊轅拊缶宋景文云壤翁轅童皆本於崔班

劉夢得歎牛云員能霸吳屬鏤賜斯既帝秦五刑具長平威振杜郵死垓下敵禽鍾室誅儆舟云越子滕行吳君忽晉宣尸居魏臣息若璩按晉宣帝紀李勝來候疾退告曹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也故爽等不復設備白公屬劍子西哂李園養士春申易文法倣漢書蒯通等傳贊唐書姦臣傳贊亦然　若璩按楊升庵則謂文法皆祖韓非門人捐水而夷射誅六句東坡賀朱壽昌詩又用此法奇矣果然

張文潛論文詩曰文以意爲車意以文爲馬理强意乃勝氣盛文如駕馬理文當若璩按宜作當文即止妄說即虛假

氣如決江河勢順乃傾寫理大元板作理維

山谷與王觀復書曰劉勰嘗論文章之難云意翻空而易奇文徵實而難工此語亦是沈謝輩為儒林宗主時好作奇語故後生立論如此好作奇語自是文章病但當以理為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羣拔萃張文潛荅李推官書可以參觀文鑑取此二書若璩按何屺瞻謂山谷引用劉語亦失其本旨蓋劉云方其搦翰氣倍辭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則意翻空而易奇言徵實而難巧也此乃謂為大者言不能足其志

迂齋太學策問言宣和事云夷門之植植於燕雲夷門在大

梁

用樂毅書文法

柳下惠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跖見飴曰可以黏牡見物同而用之異出淮南子牡門戶籥牡　左氏博議用此呂氏春秋仁人得飴以養疾侍老也跖蹻得飴以開閉取楗也

司馬公序顔太初醇之文曰觀其後車詩則不忘鑒戒矣觀其逸黨詩則禮義不壞矣觀其哭友人詩則酷吏愧心矣觀其同州題名記則守長知弊政矣觀其

望仙驛記則守長不事厨傳矣文鑑唯載逸黨許希

二詩

絜齋先生為樓名以是亦曰直不高大爾是亦樓也以

至山石花木衣服飲食貨財隷役亦莫不然至於宦

情亦薄曰直不高顯爾是亦仕也凡身外之物皆可

以寡求而易足惟此身與天地並廣大高明我固有

之朝夕磨厲必欲追古人而與俱若徒儕於凡庸而

曰是亦人爾則吾所不敢也

鄧志宏與胡丞公若璩按丞公宋史作承名世將晉陵人官資政殿學士書曰熙豐間如司馬温公與王荆公之所爭者曰是與非崇寧間陳了翁與蔡長沙之所爭者曰治與亂靖康間李丞相與耿門下之所爭者又不特是非治亂安危而已其存亡所繫乎

唐五代之際以文紀事者多用故事而作史者因而外誤回鶻烏介可汗走保黑車子族李德裕紀聖功碑云烏介幷丁令以圖安依康居而求活所謂康居用

漢書郅支事也而舊史云烏介依康居求活北漢鄭珙卒于契丹王保衡晉陽見聞録虜俗雖不飲酒如韋曜者亦加灌注韋曜即吳孫皓時韋昭也而路振九國志云高祖鎮河東命韋曜北使曜不能飲酒虜人强之此殆類癡人説夢也

困學紀聞卷十七